

綱鑑易知錄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六七

綱目續編定本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秉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宋紀

眞宗皇帝

眞宗年號
九尾狐

王曾知義
不知異

王旦薦寇
準

王旦諫相
生飲若

綱丁巳。天禧元年。春二月。陳彭年卒。彭年敏給強記。尤好刑名之學。性好諂。時號九尾狐。張齊賢謂人曰。彭年在位。必亂國政。或疑齊賢過甚。後乃服其知人。綱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王欽若方挾符瑞

以固寵位。陰排異己者。會有詔以曾爲會靈觀使。曾辭不受。王欽若方挾符瑞

遽自異邪。會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驚病。使得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綱夏五

月。以王旦爲太尉侍中。參決軍國重事。旦固辭。以疾許之。綱秋七月。王旦罷。旦疾甚。引對滋福殿。力求避位。

帝憫其形瘁。許之。復問曰。卿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釋之。固問之。旦舉

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綱八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帝

久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畱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

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爲王

子明。且遲我十年作宰相。綱九月。王曾罷。曾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明譖之。會曾市賀皇后

王旦識王

生曾偉度

可憐張師

萬宰相之
王旦不與
劉承珪節
使

王旦悔不
錄天書

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會令人昇預也對土置其門賀氏訴於朝遂罷會政事王旦在告也休假聞之曰王君介然

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使雖拂上旨而辭直氣和了無所惜同儕音且

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同聲蹙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綱以李迪參知

政事馬知節知樞密院事曹利用任中正周起同知院事綱太尉王清昭應宮使王旦卒旦為首相會天下

無事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為如何旦與人寡言笑

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賓客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日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

疏其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為人所毀以告

向敏中敏中從容為旦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師德名

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薛奎發運

江淮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既病求節度使

帝謂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為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節度留後也旦任

事久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至是疾篤帝臨問親調藥并

醫樹預也預山粥賜之及薨痛悼不已旦遺令削髮披緇以歛同蓋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也諸子欲奉遺令楊

億以為不可乃止

王且誠賢
相王且所短
君子不可
不懷

繼進以天
雲復相

門生勸寇

天書凡四

靜軒局氏曰前書以王日
尉玉清昭應宮使何耶洵名實也且碩德重望為帝所厚任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法無所更易誠
賢相也白璧微瑕其美珠之賜乎東封西祀獨無一言秋旱冬雪亦隨表賀此其所短耳故綱目特創其
官止書太尉玉清昭應宮使則其受錫璽之名挾符瑞之寵曉然見於書法之面矣嗚呼生不能諫天書
之妄死而創髮披緇其及
救乎是以君子不可不懷

綱戊午二年夏閏四月馬知節罷○六月以曹利用知樞密院事○綱書星見五卷出北斗○綱秋八月立子受益

為皇太子更名禎赦○綱受益司寢李氏所生皇后養以為子與楊淑妃同撫育之祥符九年封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

郡王就學於資善堂以張士遜崔遵度為王友未幾進封昇見上卷王至是立為皇太子○綱冬十二月張知白

罷知白與王欽若議論多相失遂罷知天雄軍

綱己未三年春三月得天書于乾佑山在陝西西安府城南夏六月王欽若有罪免以寇準同平章事○綱巡檢朱能挾內

侍都知周懷政詐為天書時寇準判永興軍治西以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魯宗道言

姦臣誕妄以惑聖聽知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孫奭言乞斬朱能以謝天下皆不聽準由是得召用矣時欽若恩禮衰

商州今陝西西安府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十六甲神欽若坐與之出入遂免以準代相準之始召

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倘入見即發乾佑天書之詐斯為次也最下則再

入中書耳準不懌

雲間張時泰曰抑考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見至六月又見至六年十二月又見至是又見則是天書
凡四見矣孫待制有云天何言哉是其一言尙不可得天何為常乘筆以示真宗耶何上天之不憚煩也

趙公有悅
於門生

丁謂拂逆
於門生

向敏中大
耐官職

有兩月並
見西南

今焉宋之君相以天爲愚物而玩戲焉其褻慢之罪何可勝誅至若寇公號爲剛直而亦藉此以復進者其意以爲真宗意向惟此而已其他不足以動之也是以不恤人言銳意甘爲而俯首聽命以就功名焉正張益州所謂不學無術者也然豈惟益州之論爲然哉至其門生之見亦寇公之不若也嗚呼寇公豈直有愧於益州而亦有愧於門生也由是知寇公之剛特中樞之剛耳何足貴哉

綱以丁謂參知政事。謂因準稱譽。平得致通顯。雖同列而事之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徐起拂之。準

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謂大慙恨。遂成讎隙。綱秋八月。大會道釋于大安殿。凡萬三千。綱冬十

一月。帝謁景靈宮。享太廟。祀天地于圓丘。大赦。綱自是每三歲行禮。宮廟圓丘必同舉。爲永制。向敏中寇準並

加僕射。夜麻見五卷。下帝以卽位未嘗除左僕射。意敏中應甚喜。賓客必多。使人密覘。諺平去二聲。之。云敏

中方謝客。門闌悄靜。然。其庖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綱十月。以曹利用丁謂爲樞密

使。任中正周起爲副使。

綱庚申四年春正月。以曹瑋簽書樞密院事。瑋沉勇有謀。馭軍嚴明。自少捍禦西陲。垂也。熟知羌情。每以奇

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卒。綏懷邊人。羌戎畏懷之。綱二月。帝有疾。不視朝。綱三月。尙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

景靈宮使向敏中卒。自咸平以來宰臣之卒得書爵者僅三人。李沆學士安向敏中是也。自餘則止書三公

具其書如此。綱夏四月。有兩月並見。現西南。綱六月。寇準罷。時帝得風疾。事多決於皇后。寇準李迪以爲憂

一日。準請閒。見十一。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見二十。釋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

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億被酒漏言。謂聞

過準以天
書貶

李文靖之
官驗

之曰。卽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監國。古制也。何不可之有。謂力謂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
有成言。竟罷爲太子太傅。封萊今山東萊州府國公。綱秋七月。以李迪丁謂同平章事。馮拯爲樞密使。綱貶寇準知相
州。帝始得疾。自疑不起。嘗臥宦者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告寇準。已而事泄。準
罷。丁謂等因疎斥之。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奉帝爲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
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其謀告謂。謂卽微服夜乘轎車。挾崇勳詣曹利用議。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訊之。懷
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謂與皇后
謀。并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爲太常卿。知相州。今河南彰德府綱八月。以任中正王曾參知政事。錢惟演爲樞密
副使。○周起曹瑋罷。綱貶寇準爲道州司馬。綱時遣使捕朱能。能擁衆叛。未幾衆潰。會自殺。準坐是再貶道州。
今湖廣永州府綱既至。晨具朝服如常時。對賓客言笑自若。初無廊廟之貴者。自罷相三紉。同皆非帝意。歲餘。帝問左
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威。莫敢對。

呂中曰。至是李文靖之官驗矣。當君子用事之時。則常有不盡絕小人之心。李文靖之言
至小人得志之時。則去其君子必盡其力。而後止。此準之所以重得貶也。見上卷三

綱九月。帝疾瘳。綱冬十一月。李迪丁謂罷。翌日。謂復留視事。罷翰林學士劉筠。云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
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邪。會議二府。中書樞密皆進
秩兼東宮官。迪以爲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爲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旣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

李適斥司

丁酉不草
丁酉復置

馬

丁酉不草
丁酉復置

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為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置制不下。左遷迪知鄆州。見六一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乞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營臣爾。願復留。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既而謂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筠自院出。遇殊。殊皇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今江南廬州府筠初為楊億所譏。拔後遂與億齊名。時號楊劉。綱詔太子參議朝政。詔自今軍國大事。取旨如故。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於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者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閒閒○乘閒處言之。后深納焉。綱以馮拯同平章事。

綱辛酉五年春正月。以張士遜為樞密副使。綱冬十一月。貶王欽若為司農卿。分司南京。見上卷第八王欽若判河南有疾。表乞就醫京師。丁謂使人給臺上聲之曰。上甚思一見君也。欽若信之。即興疾至京。謂因言欽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伏罪。故貶。

綱壬戌乾興元年春二月。帝崩。遺詔皇后權處分軍國事。太子禎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敕王曾奉遺詔入。

丁謂結黨

王曾正色

二公未能

王且功之

居停主人

恐未死

殿廡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太子卽位。年十三矣。尊皇后爲皇太后。淑妃楊氏爲皇太妃。兩府中書樞密議太后臨朝儀。會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右。垂簾聽政。丁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豈可以下。會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會正色立朝。時倚爲重。

雲間張氏曰。胡氏曰。真宗景德以前。足爲繼世之賢君。祥符以後。不過矯矯上天之主。呂氏曰。景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爲最。祥符以後。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之姦邪爲最。以爲相道之關於君德者如此。噫。二公之論固爲當矣。然亦未能探其本也。蓋當真宗欲興妖妄之時。其意以爲相臣德高望重者。惟王旦一人而已。王旦不言其非何憂乎諫垣何慮乎吏氏何畏乎在廷直言之士哉。此所以暗賄美珠以箝其口也。且於是時若曰君賜固不敢違。君有過尤當直諫。使如孫待制之言。羣臣必將衆口交附而真宗之意必爲之潛消。默奪矣。獨一飲若何能爲哉。夫何一受其賂而遂爲妖人之倡。致使其君取笑於當時。貽禍於後世。遺臭於萬年者。且實爲之也。嗚呼。且能輔君德於景德之前。猶能敗君德於祥符之後者。且者功之首罪之魁也。

綱夏四月。貶寇準爲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爲衡州團練副使。帝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憾迪。嘗諫立已見上卷。遂誣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衆。曹瑋亦謫知萊州。今山東初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會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會嘗以第舍假準。會遂不復爭。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權離此震驚。遂致沉劇。且使人迫迪行。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示衆莫敢抗。獨會正色立朝。時倚爲重。

王曾對

將誅戮狀至道州。見上衆皆皇恐。不知所爲。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敕。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

六月。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免。謂爲山陵使。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於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但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子。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驕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爲不可。太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謂言。謂唯唯。委也。連遂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衆議日喧。奏請待命。謂此同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聞。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請復用舊地。乃詔遣王曾復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任中正進曰。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可議邪。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洛陽

并罷中正。出知鄆州。見上綱秋七月朔日。食。幾盡。綱以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錢惟演爲樞密使。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主理。多所拔薦。尤惡僥倖。帝嘗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眞宗封岱。封泰祀汾。兩過洛陽。皆幸呂蒙正第。問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辦有聲。眞宗

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辦有聲。眞宗

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辦有聲。眞宗

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辦有聲。眞宗

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辦有聲。眞宗

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辦有聲。眞宗

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辦有聲。眞宗

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辦有聲。眞宗

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辦有聲。眞宗

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辦有聲。眞宗

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辦有聲。眞宗

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辦有聲。眞宗

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辦有聲。眞宗

識姓名於
屏風壁曰
魯直

寇準以燕
半道丁謂

齊寇寇

白麻
稱詠欲毀

識至其姓名於屏風將大任之。不果。宗道嘗爲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眞宗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

雲間張氏曰。那奚之薦。那午謝安之薦。謝玄曹彬之薦。那奚見四七卷二。謝安見三三卷第六。曹彬見曹瑋與夫蒙正之舉。夷簡皆所謂內舉不避親者也。上卷一內舉不避親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那奚外舉不棄。離內舉不失親。謂舉其離解。狐舉其子。那午也。

綱丁謂有罪。貶崖州司戶參軍。目初。女道士劉德妙。常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逮見十卷。繫德妙內翰。問之。

推窮罪。德妙具言謂嘗教之曰。汝所爲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

德妙。語涉妖誕。遂貶謂崖州。今廣東司戶參軍。謂赴崖州。道出雷州。見上。寇準使人以一燕羊逆也。諸境上。謂

欲見準。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候謂行遠。乃已。綱八月。太后同御承明殿聽政。

綱冬十月。葬永定陵。在河南府鞏縣。以天書殉。綱十一月。錢惟演罷。目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權勢薰灼。因附之。與爲婚

姻。同寇準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氏。云逆準不書。御史中丞蔡齊言於帝曰。寇準忠義

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爲姦黨所誣哉。帝遽令磨去之。謂得罪。惟演慮將及己。因擠謂以自解。馮拯以是惡

其爲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見上。卷第八。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以廢祖宗之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

治陝西延州。使知河陽府。二。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史鞠詠上疏論之。太后遣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願望

不行。詠語去。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見五五。庭毀之。惟演始亟去。綱以張知白爲樞密副使。綱給

兗州學田。目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今山東兗州府。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贍之。然常不給。

孫奭請給
兗州學田

孫奭拱立
不跪

王欽若獻
百官敍進

賀正

交子

乞給田十頃百畝為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綱**帝初御經筵。**目**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

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

右瞻矚竹○矚視及容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為聲去竦然改聽

仁宗皇帝初名受益更名祫真宗第六子在位四十二年壽五十四歲而崩○帝之初立母后臨朝政非己出

夷狄之禍不能如漢唐之盛也

綱癸亥仁宗皇帝天聖元年秋七月馮拯罷。**目**拯氣貌嚴重而乏風節議論多迎合上意平居自奉侈靡外示

儉陋人不能知至是以疾罷。**綱**以王欽若同平章事。**目**欽若再相以帝初臨政謂百官敍進皆有常法為圖以

獻然亦不能大用事如真宗朝矣。**綱**閏月故相寇準卒于雷州。**目**詔許歸葬西京。洛陽

史臣曰準論建太子謂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澶淵之幸力沮衆議竟成僞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衣雷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章禁中不慎所與致起懷政邪謀坐竄南裔勳業如是而不令厥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信哉

綱冬十一月置益州交子務。**目**初張詠知益州。見上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資○勞也兩書一札同而別之是曰質短曰劑

即今所謂合同周禮之法一交一緡民○錢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使富民

主之後富民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

立務於益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緡為額

日食不隱

綱甲子二年夏五月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中書奉表稱賀。發明見上綱秋八月帝臨國子監謁孔子。仁宗

即位之初首臨太學謁孔子乃所以知為國之先務而崇道之誠為可綱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后平盧節度

治山東使崇之孫女時張美人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疎。

綱乙丑三年冬十月以晏殊為樞密副使。十一月王欽若卒。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姦

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惡時人目為五鬼。見上姦邪儉偽誠如聖諭。綱十二

月以張知白同平章事張旻為樞密使。太后微時。見上嘗寓旻家旻事之甚謹后德之故自河陽今河南

縣召還長樞府晏殊言旻無勳勞徒以恩倖被寵天下已有非才之議奈何復用為樞密使也。后不悅旻尋更

名著。

春秋大

綱丙寅四年夏六月大水。春秋桓元年書秋大水傳曰大水者陰逆而與懸氣并之所致也恒行逆德而致

變夫乃太后顯政用人非綱京師大雨平地水數尺壞民舍壓死數百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

帝避殿減膳肆赦蠲民租撫流民方水之作也宰執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

變層理和調之也周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皆愧服焉。

綱丁卯五年春正月朔帝率羣臣朝太后于會慶殿。禮莫大於分莫大於名既不可以公義廢私恩亦不

君夫死從子禮之必然豈可先率羣臣北面朝后然後綱晏殊罷以夏竦為樞密副使。殊從幸玉清昭應宮

仁宗以私恩廢公義

見上卷 第六 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擊之折齒。為御史所論。出知宣州。今江南尋改應天。見上卷自五代以來。天

晏殊延范仲淹以教生徒

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為諸州倡。且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殊深器之。竦明敏博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傾側。世以姦邪目之。綱夏五月。楚王元佐。見六十五卒。綱秋

張知白喜不辱筆

九月。以程琳為御史中丞。綱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琳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綱被災郡縣逋租。帝嘉納之。未幾除知開封府。

綱戊辰六年春二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張知白卒。綱知白為相。慎名器。見四卷抑倣倖。每以盛滿為戒。雖貴

顯。清約如寒士。卒諡文節。綱三月。以張士遜同平章事。姜遵范雍為樞密副使。綱夏五月。趙德明使其子元昊

趙元昊襲取甘州

襲回鶻。見五卷甘州取之。綱夫李氏自繼遷謀叛。德明不讓父子相襲。竊據西夏。朝廷無如之何。浸淫至於元

云。綱元昊小字鬼。理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能創製物始。圓面高準。拙也曉浮圖。氏學通蕃漢文字。德明雖

臣事中國及契丹。然於本國則稱帝。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今陝西行都遂立為皇太子。綱秋八月。水

綱已巳七年春正月。曹利用罷。綱二月。參知政事魯宗道卒。綱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

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眾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

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見五二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靜之后遽

命輦後乘輿。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見九卷也。卒諡

魯宗道諱立劉氏七

無賴參政

和鼓

復制舉諸科

以災變罷出首相

京師地震

范仲淹諫太后受朝太后還政

簡肅。綱張士遜罷。目士遜之相。曹利用薦之也。利用憑寵自恣。而士遜依違其間。時人目之為和鼓。利用既斥。

士遜亦罷。綱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夏竦薛奎參知政事。陳堯佐為樞密副使。目初。奎知開封府時。宣宗數朔宴。

大臣。至有沾醉者。奎諫曰。今天下誠無事。然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失儀。非所以重朝廷也。宣宗善其言。及拜。

參政。入謝。帝曰。先帝常以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他日。帝諭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對曰。保終之。

道。匪獨臣下然也。因歷數上唐開元天寶年號。時事以聞。帝然之。綱復制舉諸科。真宗大中祥符二年。目詔。

復賢良方正等六科。第五卷。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增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高蹈邱園。

沈淪草澤。茂材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略智勇之士。綱三月。給契丹流民田。目契丹。

饑。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以唐鄧。俱見五州閒。田。仍令所過。戈給食。綱夏。六月。玉清昭應宮。

災。罷王。曾知兗州。目初。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不可。及長甯節上壽。又執不可。皆供帳便殿。太后左右姻。

家。稍通請謁。曾多裁抑之。太后滋不悅。曾玉清昭應宮災。曾以首相。罷出知兗州。今山東。綱秋。八月。以陳堯佐。

王曙。參知政事。夏竦為樞密副使。目冬。十月。京師地震。綱十一月。出祕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目時帝每。

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於會甯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祕閣校理范仲淹上疏曰。天子奉親於內。自。

有家人禮。今願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

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為河中府。今山西平通判。

東頭西頭

孔道輔使契丹

呂夷簡請厚哀李宸妃

呂夷簡論羅崇勳

綱庚午八年秋九月姜遵卒以趙稹彬為樞密副使。時政出宮掖。接宮稹厚結劉美見上家婢以干進。用命未下有馳告者。稹問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以為笑談。

綱辛未九年夏六月契丹隆緒死子宗真立其母蕭梅斤治國事。綱秋七月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等使契丹。

契丹來告哀帝遣道輔及王隨等充賀冊及弔祭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見四九卷第四

為戲道輔艱字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去聲以禮文相接今俳○脾

優倡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為至是益加禮重道輔孔子四十五世孫也。綱冬十月罷翰林學士宋綬。時太后專政而帝未始獨對羣臣綬請令羣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

上忤太后意出知應天府。見上卷第八

綱壬申明道元年春二月以張士遜同平章事。綱真宗宸妃李氏卒。李氏杭州今浙江杭州府人實生帝太后既取

帝為己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

自知為李氏出也至是疾革。載也乃自順容婦官名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奏禮宜從

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

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諫吾母子邪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

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於洪福院夷簡又謂大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

簡

簡不道及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綱**秋七月。王曙罷。八月。以晏殊參知政事。楊崇勳為樞密副使。**綱**宮中火。延及八殿。詔羣臣言闕失。**綱**九月。復作受命寶。以舊寶為宮火所焚故也。**綱**冬十一月。夏夏州見上王趙德明是歲封德明為夏王卒。子元昊嗣。

御聖力諫
太后李太
廟新耕田

范仲淹請
太后小
教

呂夷簡思
國郭后

綱癸酉二年春二月。彗星。見上見于東北。**綱**光芒長二尺。司天言含譽星。見五八見然觀者皆以為彗。**綱**太后有事于太廟。**綱**太后欲被服天子袞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袞衣。初獻。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羣臣上太后尊號。**綱**帝耕藉田。見十一**綱**命宰相張士遜撰謁太廟及躬耕藉田記。檢討宋祁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撰藉田記。**綱**三月。皇太后劉氏崩。尊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帝始親政。**綱**后稱制十一年。至是后崩。諡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諡。稱制加四諡。自此始。遵太后遺誥。尊太妃為皇太后。帝始親政。罷創脩寺觀。實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劉太后愛帝如己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閒隙。諫及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仲淹言於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綱**夏四月。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禎晏殊罷。**綱**帝與呂夷簡謀。以張耆等皆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為然。帝退。以語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都知闔文應訶。見五八之。乃知事由郭后也。於是深憾后。思有

以傾之。綱以李迪同平章事。王隨參知政事。李諮爲樞密副使。王德用簽書樞密院事。綱迪自太后崩召還。上見

第四未幾復相。德用初爲殿前都虞候。有求太后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德

用卒不奉詔。至是。帝閱太后閣。給中得德用所奏事。奇之。以爲可大用。遂拜簽樞。綱追尊母宸妃李氏爲皇太

后。綱仁宗待劉太后加厚。綱左右有爲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者。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

爲皇太后。諡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見二三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

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綱秋七月。旱。蝗。詔求直言。○冬十月。張士遜楊崇勳免。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宋綬參知

政事。王曙爲樞密使。王德用蔡齊爲副使。綱十一月。贈寇準中書令。綱復萊國公。諡忠愍。綱薛奎罷。綱奎以疾

罷。踰年卒。綱謀議正直。或志不伸。歸輒歎吒。聲去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慕古人。俯愧後世。爾尤

能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爲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卒如其言。綱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綱言者謂臺官

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怪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故詔自今臺官。非中

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綱廢皇后郭氏。謫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綱時尙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

期與皇后忿爭。一日尙氏於帝前有侵后語。言不勝。升忿。批手擊之也。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頤。帝大怒。內侍閹

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憾於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

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見二二況傷陛下頤乎。帝意遂決。夷簡先教有司毋得受臺諫章

與先
之助

與先
之助

與先
之助

與先
之助

與先
之助